東齋記事/輯遺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東齋記事

◀上一卷

輯遺

全書終

〇承昭

太祖欲開惠民、五丈二河，以便運載，吏督治有承昭者，江南人，諳水利，使董其役。承昭宣以　都量河勢長短，計其廣深，次量鍤之闊狹，以鍤累尺，以尺累丈，定一夫自早達暮，合運若干鍤，計鑿若干土，總其都數，合用若干夫，以目奏上。太祖嘆曰：「不如所料，當斬於河。」至訖役，止衍九夫。上嘉之。又令督諸軍子弟濬池於朱明門外，以習水戰。後以防禦使從征太原，晉人嬰城堅拒，遂議攻討，以革內壯士，蒙之為洞而入。雖力攻不陷，師已老，上深憫之，且將視其洞，攜藥劑、菓餌慰撫士卒。時李漢瓊為攻城總管，挽禦衣以諫曰：「孤壘之危，何啻累卵；矢石如雨，陛下宜以社稷自重。」遂罷其幸，止行頒賚而已。既不克，又欲增兵，承昭奏曰：「陛下有不語兵千餘在左右，胡不用之。」上不寤。承昭以馬策指汾，太祖遂曉，大笑曰：「從何取土？」承昭乞紉布囊括土，投上流以塞之，不設板築，可成巨防。用其策，投土將半，水起一尋，城中危蹙，會大暑，復晉人間道求契丹援兵適至，遂議班師。

【（輯自類苑卷二二）】

〇陳從信

太宗居晉邸，知客押衙陳從信者心計精敏，掌官帑，輪指節以代運籌，絲忽無差。開寶初，有司秋奏：倉儲止盡明年二月。太宗因語之。從信曰：「但令起程，即計往復日數，以糧券併支，可以責其必歸之限，運至陳留，即預關主司，戒運徒先候於倉，無淹留之弊，每運可減二十日。楚泗至京，舊限八十日，一歲止三運，每運出淹留虛程二十日，歲自可漕一運。」太宗以白太祖，遂立為永制。一歲，晉邸歲終籌攢年費，何啻數百萬計，惟失五百金，屢籌不出。一蒼頭偶記之：晉王一日登府樓，遙觀尋種者，賞歎精捷，令某府庫取金五百與之，時從信不在，後失告之。

【（輯自類苑卷二二）】

〇錢若水

錢若水為同州推官，知州性褊急，數以胸臆決事不當。若水固爭不能得，輒曰：「當陪奉贖銅耳。」已而果朝廷及上司所駁，州官皆贖論。知州愧謝，已而復然，前後如此數矣。有富民家小女奴，逃亡不知所之，奴父母訟於州，命錄事參軍鞫之。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，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，棄屍水中，遂失其屍。或為元謀，或從而加罪，皆應死。富民不勝榜楚，自誣服。具上，州官審覆，無反異，皆以為得實。若水獨疑之，留其獄，數日不決。錄事詣若水聽事詬之曰：「若受富民錢，欲出其死罪邪。」若水笑謝曰：「今數人當死，豈可不少熟觀其獄詞邪。」留之且旬日，知州屢趣之不能得，上下皆怪之。若水一旦詣州，屏人言曰：「若水所以留其獄者，密使人訪求女奴，今得之矣。」知州驚曰：「安在？」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，知州乃垂簾，引女奴父母問曰：「汝今見汝女識之乎？」對曰：「安有不識也。」因從簾中推出示之，父母泣曰：「是也。」乃引富民父子，悉破械縱之。其人號泣不肯去，曰：「微使君之賜，則某滅族矣。」知州曰：「推官之賜也，非我也。」其人趣詣若水聽事，若水閉門拒之，曰：「知州自求得之，我何與焉。」其人不得入，繞垣而哭，傾家貲以飯僧，為若水祈福。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，欲為之奏論其功，若水固辭曰：「若水但求獄事正，人不冤死耳，論功非其本心也，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，當置錄事於何地邪。」知州歎服曰：「如此尤不可及矣。」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。若水曰：「獄情難知，偶有過誤，何謝也。」於是遠近翕然稱之。未幾，太宗聞之，驟加進擢，自幕職半歲中為知制誥，二年中為樞密副使。

【（輯自類苑卷二二，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二並見。）】

○王嗣宗

太宗時，王嗣宗以秘書丞知橫州。上遣武德辛之嶺南言　冏察民間事，嗣宗執而杖之，械送闕下。因奏曰：「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，而猥信此輩以為耳目，切為陛下不取。」上大怒，命械送嗣宗詣京師。既至，上怒解，喜嗣宗直節，遷太常博士、通判澶州。後知邠州事，有狐王廟，巫祝假之，以惑百姓，歷年甚久，舉州信重，前後長史皆先謁奠乃敢視事。嗣宗毀其廟，熏其穴，得狐數十頭，盡殺之。

【（輯自類苑卷一七）】

河東忠列、宣勇鄉兵，結社買馬，以填廣銳禁軍。陝西振武亦然。其後宣毅義勇，官助其價，使買馬高大，亦以外填廣銳。大中祥符七年，以歸義軍留後曹賢順為節度，又以其弟賢惠檢校刑部尚書、知瓜州。至天聖元年閏九月，始遣人貢方物來謝，遠人去來疏數，於中國無所輕重，有道亦任之而已。

【（輯自類苑卷七五）】

楊文公知舉於都堂，簾下大笑，真宗知之，既開院上殿，怪問：「貢舉中何得多笑？」對曰：「舉人有上請堯、舜是幾時事，臣對以有疑時不要使。以故同官俱笑。」真宗亦為之笑。

【（輯自類苑卷六六）】

王文正公旦，相真宗僅二十年，時值四夷納款，海內無事，天書薦降，祥瑞沓臻，而大駕封岱祠汾，皆為儀衛使扈蹕。處士魏野獻詩曰：「太平宰相年年出，君在中書十四秋。西祀東封俱已畢，可能來伴赤松遊。」世傳王公嘗記前世為僧，與唐房太尉事頗相類，及將捐館，遺命剔髮，以僧服斂。家人不欲，止以　褐一襲納諸棺。然公風骨清峭，項微結喉，有僧相。人皆謂其寒薄，獨一善相者目之曰：「公名位俱極，但祿氣不豐耳。」故旦雖位極一品，而飲啗全少，家亦不畜聲伎。晚年移疾在告，真宗嘗密賚白金五十兩，旦表謝曰：「已恨多藏，況無用處。」竟不之受，其清苦如此。

【（輯自類苑卷一二）】

〇李文定

李文定公為參知政事，時仁宗為皇太子，文定兼賓客。一日，召對滋福殿，欲相之，固辭。俄而太子出，謝曰：「蒙恩以賓客為宰相。」真宗顧謂曰：「尚可辭耶？」乃拜吏部侍郎、兼太子少傅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久之，與丁謂爭事罷。天下之人皆以亮直許之。

【（輯自類苑卷一〇）】

〇新羅

天聖中，新羅人來朝貢，因往國子監市書。是時，直講李畋監書庫，遺畋松子髮之類數種，曰：「生芻一束，其人如玉。」畋答以：「某有官守，不敢當。」復還之，曰：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」於是，使者起而折旋，道不敢者三。新羅箕子之國，至今敦禮義，有古風焉。

【（輯自類苑卷七八）】

〇仰山神

袁州仰山神祠，自唐以來威靈頗著，幅員千里之內，事之甚謹。柔毛之獻，歲時相繼，故動以數百羊為羣。祖擇之向以太常博士知宜春，公帑不甚豐，遇廚餼將匱，致奠於神，啟其故。命衙校持盃，校執羣羊，卜之，得吉告。即已一禱必驅數十頭歸，垂盡，復禱，竟亦無他。

【（輯自類苑卷六九）】

〇梅公儀

梅公儀知滑州，夜中河決，即部官吏兵卒走河上疊掃，掃不足，拆官私屋楗塞。俄有一白鬚翁，載一船稭稈，中流而下，佐助填疊，遂定。平曉，不知白鬚翁所在，以為神也。州民請為公儀立頌功德碑，朝廷止降詔以褒奬。

【（輯自類苑卷六九）】

〇魏侍郎

魏侍郎瓘初知廣州，忽子城一角頹，執得一古塼，塼面範四大字雲：「委於鬼工」。蓋合而成魏也。感其事，大築子城。纔罷，詔還，除仲待制簡代之。未幾，儂智高寇廣，其城一擊而摧，獨子城堅完，民逃於中，獲生者甚衆。賊退，帥謫筠州。朝廷以公有前知之備，加諫議，再知廣。二年召還。公築城之効，自論久不報，有感懷詩曰：「羸羸霜髮一衰翁，蹤跡年來類斷蓬。萬里遠歸雙闕下，一身閑在衆人中。螭頭賜對恩雖厚，雉堞論功事已空。淮上有山歸未得，獨揮清涕向春風。」文潞公采詩進呈，加龍圖閣，尹京。魏詩甚精處，五羊書事曰：「誰言嶺外無霜雪，何事秋來亦滿頭。」

【（輯自類苑卷二二，湘山野錄卷中並見）】

〇慢神速咎

虞部員外郎張著通判潭州，春時祀於南嶽，舊制：設位於壇，敷席於地，列籩簋牲醴之品。當設席之際，著往往以一足指畫。祀罷還府，墜馬折足而卒。三司副使李壽朋奉勅祭西太一宮。李平生不能食素，是日五鼓奉祀，遂茹葷而往，方升殿，暴得疾，口鼻流血，左右扶下殿已卒矣。噫！然也慢神而速咎邪，何誅責之遽也，可畏哉！

【（輯自類苑卷六九）】

〇罷睦親神禦殿

嘉祐中，修睦親宅神禦殿。歐永叔言：「祖宗廟貌，非人臣私家所宜有者。」劉貢父亦謂為然。詔下兩制、臺諫官、禮官議。而引漢韋元成議春秋之義：「父不祭於支庶之室，君不祭於臣僕之家，王不祭於下土諸侯。」遂罷郡國廟。於是罷修神禦殿。

【（輯自類苑卷三三）】

〇寇萊公

寇萊公嘗知鄧州，鄧人至今廟祀之。熙寧中，侍讀學士陳和叔知州，下令閉廟，不得修祀。一日，陳方食，夾子忽就楪失之，已而乃見在萊公祠外土偶手中。陳大怖駭，立牓示百姓，依舊祭享。

【（輯自類苑卷六九）】

予嘗使契丹，接伴使蕭慶者謂予言：「達怛人不粒食，家養牝牛一二，飲其乳，亦不食肉，糞汁而飲之，腸如■〈　觔〉，雖中箭不死。」

【（輯自類苑卷七八）】

〇改罪己詞

仁宗時，書詔未嘗改易。慶曆七年春旱，楊億甫草詔，既進，上以罪己之詞未至，改雲：「乃自去冬時雪不降，今春太旱，赤地千里，天威震動，以戒朕躬。茲用屈己下賢，歸誠上叩，冀高穹之降監，憫下民之無辜，與其降疾於人，不若移災於朕。」自今避殿減膳，許中外實封言事。

【（輯自曾慥類說卷二二）】

天禧初，薛簡肅公為江淮發運使，辭王文正公，王無他語，但雲：「東南民力竭矣。」薛退而謂人曰：「真宰相之言也。」

【（輯自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〇）】

洪州別駕王蒙正除名，配廣南編管，永不錄用。初，其父婢霍撾登聞鼓，訴蒙正誣其所生為異姓，以規取財產。及置獄益州鞫之，並得蒙正嘗與霍私通事，故再貶之。其女嫁劉從德，詔：「自今不得入內，及它子孫不得與皇族為婚姻。」初，劉美為嘉州都監，蒙正欲嫁女與其子從德，蒙正父有才智，獨不肯。蒙正固請之，一日，以婚書告家廟，父大慟曰：「吾世為民，未嘗有通婚戚裏者，今而後必破吾家矣。」

【（輯自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二〇）】

知渭州、端明殿學士、禮部侍郎張方平為戶部侍郎、知益州。方平初以父老不得迎侍辭，上曰：「久知此條貫不便，但以祖宗故事不欲更變，因卿行便，可迎侍。去，當令中書罷此條貫。」方平惶恐奏：「祖宗著令，安可以臣故輕議更變也。」

【（輯自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七六）】

〇侍中村

賈直孺黯嘗言：襄州居喪時，家中若有人呼侍中雲。一日，為其父尋葬地，有人前引曰：「侍中村。」其後，居京城之西，鄰婦心恙，踰牆言為其夫所苦，我來告賈侍中。直孺益自信。未幾，為侍讀學士、給事中，卒於城西第。其偶然乎？將鬼告之乎？果告之，鬼亦然戲謔矣。

【（輯自永樂大典卷三五七九）】

〇對奴從良賜主姓

太祖時雷德驤判大理寺，因奏事問以律，奴從良賜主姓如何，或以為文誤是否。對曰：「不然，蓋慮後世或通婚姻故也。」太祖拱手莊色曰：「是也。」乃詔異日如祝衣不得奏事。

【（輯自孫逢吉職官分紀卷一九）】

〇夢宣召賜對

蔡子直識英宗皇帝於藩邸，為最舊，既即位久之，以樞密直學士知秦州，英宗上仙不及見。一日夢宣召賜對，又賜茶，既而辭出。因留之曰：「只住此，更毋得去。」寤而記憶乃靈駕發引日，因大慟哭，遂得疾，日中而卒，其幽冥之感有如此焉。

【（輯自職官分紀卷一五，類說卷二二並見）】